

【新論新探】

孟子「詩亡然後《春秋》作」解詁（上）

陳 民 鎮

——兼論中國早期史學的轉捩與清華簡《繫年》

關鍵字：詩；《春秋》；中國早期史學

《孟子·離婁下》中有一段記述反映了中國先秦時期學術史的嬗變，尤其是早期史學的轉捩，故廣為徵引，其文曰：

王者之迹熄而詩亡，詩亡然後《春秋》作。晉之《乘》，楚之《檮杌》，魯之《春秋》，一也。其事則齊桓、晉文，其文則史。孔子曰：「其義則丘竊取之矣。」

正是這段記述，千百年來學者眾說紛紜，聚訟不已。其背後潛隱的文化密碼，涉及中國上古文明及早期史學的基本問題，是對中國早期史學轉捩的精煉總結。筆者不揣固陋，擬結合傳世文獻與出土文獻略作考證，祈蒙方家教正。

一、「王者之迹熄而詩亡，詩亡然後

《春秋》作」解

對「王者之迹熄而詩亡，詩亡然後《春秋》作」的理解，關鍵在於對時代背景以及相關學術史嬗變規律的把握。同時，一些

學者提出的新說均不無道理，但舊注同樣有合理之處，需要吸收其可取的觀點。在此，筆者試作考辨，以釐清其原典意涵。

（一）「王者之迹熄」何解

首先需要澄清的是：「王者」指涉的對象是什麼？趙岐注云：「王者，謂聖王也。」在《孟子》中，「王者」出現凡九次，大多指涉行王道、行仁政的聖王，此處同樣訓作「聖王」，固無不可。託名北宋孫奭的《孟子注疏》沿承趙注之說：「蓋王者迹熄，則所存者但霸者之迹而已。」是將王道與霸道相對立，同樣將「王者」視作聖王。朱熹《孟子集注》云：「王者之迹熄，謂平王東遷，而政教號令不及於天下也。」朱熹固然將「王者之迹熄」聯繫到平王東遷之史事，但並不能就此說朱熹將「王者」落實到周天子或者周平王身上。俞志慧師認為本章「王者」所指即周天子。（注一）要之，「王者」大抵有聖王與周天子二說。愚意以為，欲探究「王者」之義，並不能孤立視之，而當整體看待「王者之迹熄」。這就涉及到對「迹」的理解。

《孟子注疏》將「迹」解釋作「風化之迹」，朱熹《孟子集注》將其與「政教號令」相聯繫，後世學者則在此基礎上益加發揮。迨至清代，朱駿聲提出新說，其於《說文通訓定聲》中指出